



生如夏花

霍艳 著

增订版

灵魂是永不泯灭的传递，尽管失去鲜活的附着，
依然会在苍白的云朵上冲我微笑，
我想我是读懂它们哀伤与欣喜的孩子。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生如夏花

霍艳 著

增订版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如夏花/霍艳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80228-727-3

I. 生… II. 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4272 号

生如夏花

作者:霍艳

责任编辑:夏雨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7.5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727-3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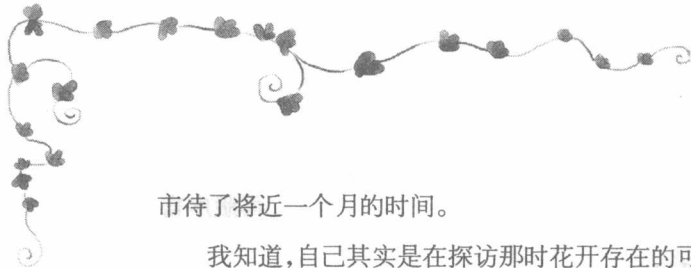
比天空还要远

时至今日,《生如夏花》依然是被读者提及最多的一本书。邮箱从 2004 年开始,陆续收到上千封邮件都是关于这本书,除了表示对《生如夏花》的喜爱外,他们追问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真有庭燎这个地方吗?真有那时花开这家旅馆吗?可不可以为他们预留一个房间?

每当我面对这些问题时,都会无所适从起来,可以客气地回应他们的喜爱之情,却对于是否真存在“那时花开”这家旅馆而闪烁其词,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否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那么一个情感丰沛的女子开过这么一家客栈,而来往的每个房客,都用自己的故事来交换在这里居住的机会。

有关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有关这个有故事的人共同居住的客栈,有关那块写满字的小黑板,都是我们一个无法释怀的梦。

这本书在 2004 年出版,而关于云南的梦在 2005 年的 7 月终于有机会变成现实,我一个人踏上了飞往丽江的飞机,在陌生的城



市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探访那时花开存在的可能性。

而正是这种寻梦的信念，支撑我度过了高三最黑暗的时光，每当我与成堆的习题相伴到清晨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只要撑下去，我就能亲自踏上庭燎那片土地。

哪怕，那个取自于《诗经》的地方只是存在于我的梦境。

丽江的行程并不顺利，那片土地与我梦想里的庭燎大相径庭，当我看见穿着纳西族服装的导游拿着一面小黄旗让游客左顾右盼的时候，当我看见肯德基生意兴隆的时候，当我看见男女在河边对唱《老鼠爱大米》的时候，我都清楚地明白这个地方并不是我梦中的那片净土。后来我从大研古镇转战束河，虽然人工开发的痕迹过于浓重，但安静与清新的氛围依然让久居在城市的我感觉到浑身的舒畅，每天的生活就是睡到自然醒，穿上大摆的碎花裙子，木质的彩色镯子戴了满胳膊，踩着凉拖却能走很远的路，不着脂粉，头发用牛骨簪子盘起来，散发着自然清新的味道。

那曾经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没有课本，没有父母的唠叨，没有同学间的尔虞我诈，没有老师的喋喋不休，没有尾气污染，没有物价飙升，没有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在我 18 岁的那年，我第一次停下了慌乱的成长步伐，在一个烟稀少的地方驻足下来。

每天下午都坐在咖啡馆里发呆，偶尔和店主聊起在北京的生

活,面对大型犬也终于勇敢地伸出手去梳理它们的毛发,傍晚的时候在小餐馆里简单地以小吃来解决饥饿,而夜晚束河往往有一家酒吧或客栈是灯火通明的,各家客栈的店主都聚集在一起,一起品尝着美味的烤全羊,纳西族小伙子用尖刀拉下一块鲜嫩的羊肉递给我,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而我回敬他的就是把澜沧江啤酒一饮而尽。没有大型聚会的时候,我就会披着披肩穿着凉拖顺着诱人的香味跑到小巷子里吃香喷喷的烧烤,不到 10 块钱就能吃到肚歪,嚼着食物的时候心里有简单而微小的满足感。

那样的日子,我以为就会是永远。

虽然我永远不会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

在丽江的日子,我已经不再听摇滚,坐在飞机上听的唱片是信乐团的精选集,其中的《死了都要爱》、《离歌》半年后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了 KTV 里撕心裂肺的代表作。但安静居住的日子,听得最多的是法国香颂和佛教音乐,沉浸在那些低声的吟唱里,宛如隔世。

一天深夜,我在丽江市中心的花园广场逗留,在喧闹的酒吧喝了一点酒,然后就跑出来吹风。花园里有一个年轻男孩在弹着吉他唱着齐秦,他在附近的美发店当学徒,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而那把吉他的价钱只是我单程前往丽江机票的四分之一。我用尽全部积蓄甚至不惜与父母闹翻而完成在《生如夏花》里对梦境的追寻,但那时,我更想用身上的钱帮助他买一把吉他,能让他有在更多人面前歌唱的勇气。



在逗留了二十多天后，我用身上仅有的两千多块钱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昆明转机的途中，我意外地与其他乘客走散，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昆明机场里乱转，直到飞机广播里大声呼喊来自北京的霍小姐登机，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云南这片土地，仓皇地带着我未完全寻到的梦起飞。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机会踏上那片土地。

从此以后，《生如夏花》那本书我再也没有翻看过，好像那个关于那时花开的梦已经与我无关。

一梦三四年，转眼就是 2008 年。

我已变成精明干练的女子，穿着黑色的套装与不同的人周旋，有关金钱的名词已经成了最为熟悉的字眼，脸上精致的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疲惫，深夜独自坐在出租车里，三环沿线的霓虹灯闪亮在我眼里却是一片模糊。

我偶尔回头张望从云南回来做过的事情，一项项罗列出来以此证明我并未虚度年华。一张唱片、两部话剧、四本书、无数场饭局以及数不清的情感纠葛。我并未虚度光阴但是我做的一切却毫无目的，再也没有像当年去云南那般强烈的愿望支撑我，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我轻易地迷失了自己。

再版《生如夏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总是觉得写过的作品就与我脱离了关系，理应由读者去评判。

但这本书在我写作过程中永远是个不可逾越的丰碑，我听见太多的人说这本作品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震撼，甚至真的和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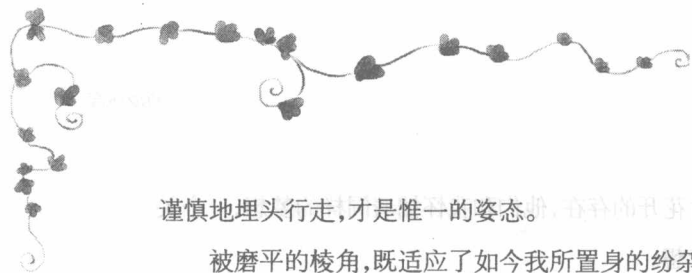
样去寻访过那时花开的存在，他们和我怀揣着同样的梦想，一个关于淡然生活的梦想。

正因为我们置身于繁华的世界，我们才渴望宁静。于是再度找出这部稿子的原件，当年《生如夏花》的所有篇章都是用纸和笔完成，蓝色水笔的字迹现在依然清晰，多少个日夜我怀抱着这些文字入眠，像拥有了世界般的满足。如今依靠电脑，闪亮的屏幕总是晃得我头晕目眩，我机械地敲打着每一个字，却失去了最初的感动。

翻看《生如夏花》的稿子，一边感叹 15 岁的自己遣词造句上的天赋，一边为这部作品已经不再适应当今快餐式阅读的潮流而暗暗担忧，我同时发现整本书的构造并不精巧，而片段重复的问题太过严重，有一些明显的排版错误，在这次的再版中我都做了适当的修改，既保留了 15 岁创作时的酣畅淋漓感，也尽可能地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习惯。

并且应编辑的要求，我增补了两篇新的稿子，是最近创作的，一篇有关肥胖一篇有关电影，这两个关键词伴随了我十余年的成长过程，我曾经因为自己的肥胖而自信全无，整整六年不敢面对镜子，而电影又是我如今从事的专业，巨大的观片量也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5 岁的时候，在我创作《生如夏花》的时候，仰望天空是我最常做的事情，总觉得那片黯蓝就像我的前途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如今在我 20 岁的时候，我已经被现实压弯了脊梁，小心



谨慎地埋头行走,才是惟一的姿态。

被磨平的棱角,既适应了如今我所置身的纷杂环境,也过早地驱散了一个少女的光环。

但当我写下这篇再版序言的时候,我又仰望了2008年4月4日的天空,异常蔚蓝,就像我曾经在云南所见到的一般。

我开始暗暗酝酿又一次行走与探访,而那个叫那时花开的地方,依然坚定地存活于我的心中。

希望你们也一样,当天空蔚蓝的时候,就要暗下决心,走向更广阔的那片天地。

霍艳

2008年4月4日 星期五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北京的街头，杨树花纷飞，我仰头，开不完就坠落，衣服上、乌黑秀发上、眼眸上、塑胶地面上、视野所及的地方，无不飞扬它的灵魂，灵魂是永不泯灭的传递，尽管失去鲜活的附着，依然会在苍白的云朵上冲我微笑，我想我是读懂它们哀伤与欣喜的孩子，所以无时无刻我不在仰望天空，黯蓝的天空是一场太多疼痛的伤寒，划过手心的洁白云朵是一场未完成的倾诉，每个灵魂都有刻骨铭心的故事，春暖花开的日子它们倾诉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我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倾听者，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做最直接的交流，然后尽可能完整真实地把这场华丽的倾诉记录下来，转述给一些同样寂寞疼痛的灵魂，我是一个会在春天写很多字，写到双手幸福抽筋依然不肯停止的孩子，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纯粹的写字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华丽倾诉中的枢纽罢了，如果我是个终身疼痛写字的人的话，让倾诉得以顺利地继续是我一生背负的职责。

这个春天我显得如此逆来顺受，我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



落,不与任何人任何事产生感情,感情是纠结一生的重负,你看到的不过是个身着中装,把头深深埋在领子里沿着墙根行走表情落寞的女孩,耳机里是一些未名的旋律,残缺、激进、破碎、舒缓,那些纠缠不清的旋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春天我们最后的渔舟唱晚?我不需要有人太过注意我的存在,我更希望自己像个隐形人一样穿梭自在,没有人看见我的躯壳,我像蚕蛹一样将它褪去丢弃在不知名的角落,终日祈祷不要被人拾起。偶尔听见自己流淌的声音,一种透明丰润如水银、瑰丽神秘如苍穹的声音在代替灵魂歌唱,不知在那个不曾被玷污的天空谁遇见了谁,是否拥有最纯正刚毅的血统,如同那些经过头顶的飞鸟,发出异常明亮的响声。

有些人终于还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选择单枪匹马地去离开去告别,百尺高楼,纵身一跃,一个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大我父亲一岁的男人,用飞坠的躯体击穿了最悲凉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华的街头奔驰,心里像有一颗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抛物线一样优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牵绊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张国荣令世光破碎,大地震颤”。22:01,我即将关闭的手机收到哥哥的死讯,我痴痴地盯着屏幕,一个戏梦人生的悲剧在愚人节的夜晚毫无前兆地降临,逃避痛苦的同时依然不忘和热爱他的人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尽管这种悲剧般的人生谢幕太过残忍,但没有人忍心责怪,戏里前生,戏外今世,哥哥用46年纠缠其中,不能自拔,早已身心疲惫,竟分不清哪是真来哪是假,《霸王别姬》中程蝶衣选择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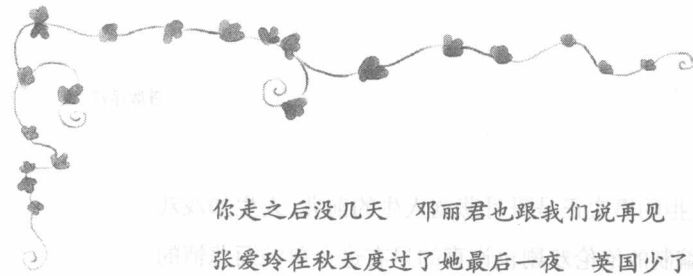
杀来摆脱无以抗拒的事实正是哥哥悲剧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子所编制的绝伦戏剧也许真的只有这个单纯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渐习惯了每日温习一遍张国荣的声音：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 天空开阔 要做最坚强的
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成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盛
开的赤裸裸 多么高兴 在琉璃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 什么是
光明和磊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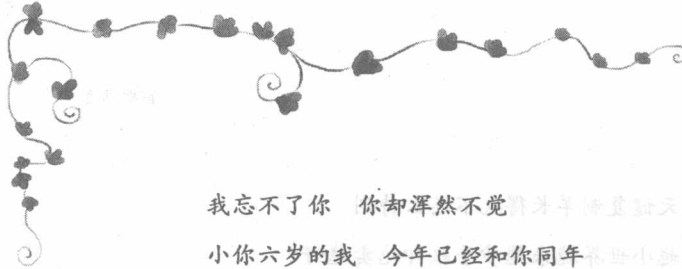
只允许自己温习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泪下，不能自己，物是人非，空留千古绝唱。我是如此热爱有勇气自杀的人，何况是离开的如此完美，他敢于在遗书中写到“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甚至不屑于抹去现实世界在他精神世界里的残酷阴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讥笑辱骂或者哭天抢地均得不到天堂里他的回应，他的永存只在深爱人的心里，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记起，如果对方不忠于自己就要背负一生的愧疚与伤悲，只因曾经太过相爱，不想爱已成往事，将往事永远留在风中。

扬花时节，一个女孩对天空许下的心愿，希望一个叫张国荣的香港籍男子在天堂忘掉岁月，忘掉痛苦，永不苍老，永不孤单，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你走之后没几天 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英国少了一位黛安娜王妃
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
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Eagles 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
我在巨蛋帮你听了 desperado 满脸都是泪
歌坛出了一个张惠妹 王菲变王靖雯又变回王菲
张国荣终于开心地承认他是个 gay
老外告诉我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
Santana 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
Madonna 还是我们呼风唤雨的娜姐
Paul Simon 的脸苍老得令人心碎
Prince 宣布他这辈子再也不做音乐
世界不断地改变改变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
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 我的记忆却停在 却停在那 1995 年
现在不用联考也可以上大学
不用去美国也喝得到 starbucks 的咖啡
蛋塔红了 100 天 忠孝东路挖了 10 年
铁达尼骗了全世界的眼泪 还好我们有自己的人间四月天
星际大战没有续集倒是弄了个首部曲
教父第四集的可能性我看微乎其微
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

艾滋病不是天谴复制羊长得也不怎么特别
 大哥大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吵手机却越卖越好
 歌星越来越多 CD 越做越好唱片却越卖越少
 乔丹不再飞 好久不见张德培 老虎伍兹今年才 25 岁
 奥斯卡那天李安用中文跟世界说谢谢!
 成龙终于用英文兴奋地跟好莱坞说 I am Jackie Chen
 世界不断地改变改变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
 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 我的记忆却停在那 却停在那 1995 年
 千禧年地球并没有毁灭
 9.21 大地震倒是把我老家震毁
 香港真的回归南北韩竟然见了面
 我和台中的距离渐渐的比上海还要远
 我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
 我没和 U2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 45 街
 全台湾都在 R&B 全美国都在 Rap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
 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
 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储 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
 天才就怕不够天才 坏又不够坏
 天天都想离开 却不知到哪里才能换骨脱胎
 属于我们的精彩 早已经不复存在
 我的她再可爱 只能爱着我的未来



我忘不了你 你却浑然不觉
小你六岁的我 今年已经和你同年
世界不断地改变改变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
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 我的记忆却停在那 却停在那 1995 年

过去的 12 小时,这首歌我一直反反复复聆听,300 元的索尼 Q55 耳机明知道有些浪费,却依然欲罢不能。六一的阳光灿烂得有些咄咄逼人,我穿着绿色的军裤、藏蓝色的涂鸦 T 恤行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对任何人说“六一快乐”哪怕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也衷心为他们祝福。我坚信自己仍是个孩子,任性而疼痛。我任性到肆无忌惮伤害周遭每一个人,我从不他们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挽留,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麻木了,也许就像他们所说的,我真的只爱自己,我太自私,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们走后我都会抱着玩具哭上好一阵子,我在心里祝他们幸福,然后小声说我是爱你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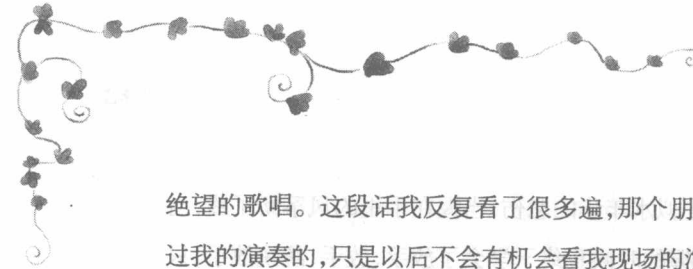
真的,离开的朋友,请你们一定要比我幸福,一定要。我不是不爱你们,只是我不知道残酷的爱恋如何继续下去。

乔丹不再飞 好久不见张德培

我走在街上眼泪毫无准备地掉了下来,双手掩面,往事如放电影般一一重现,那个我深爱的人,那场残酷的爱恋,那段支离破碎

的华彩,那流逝在似水年华的悲伤,当握在手里的风筝断了线,当一切都不尽在掌握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放手,放手,统统放手,只能站在时光缓缓流淌的河流上隔岸观望,观望一场绝伦的焰火表演,耗去一朵花开的时间,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眉一皱,头一点,于是人间经历了无数光年,我们就是这样慢慢苍老死去的,筠子走了,罗文走了,张国荣走了,那些用心歌唱寂寞的人微笑地离我们而去,我知道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可终日祈祷分离不要那么快到来,我害怕从一无所有回到一无所有,我的寂寞 15 岁,我的似水年华,我曾经的执著音乐理想,几百张唱片,几十根头发,流淌不清的血液,看似珍贵的几段感情,青春,舞步,统统消失不见,我还来不及送他们一程,来不及问一句什么是永恒,甚至还来不及哭出声,送一程唱一句说一声我爱你。

我经常蹲在家里的木地板上抚摸我的大提琴,上面蒙上了厚厚的尘土,从不曾拭去,怕那段尘封的回忆被开启,我的好朋友说:大提琴的音色总是让我似曾相识,如同我的一个经久不灭的梦境。梦中总有一个人压抑的哭声,像是大提琴婉转悠扬的低音。有个有名的大提琴家说:我总是和我的琴一起哭。曾经有部电影,可是我忘记了名字,在那里有段独白的背景音乐就是大提琴,独白说:我生命中的温暖就那么多,我全部给了你,但是你离开了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再对别人笑。曾经也有一个笑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可是最后还是如雾霭般消散,而那个笑容,就成为我心中深深埋葬的一条湍急的河流,无法泅渡,那河流的声音,就成为我每日每夜



绝望的歌唱。这段话我反复看了很多遍，那个朋友在电话里是听过我的演奏的，只是以后不会有机会看我现场的演奏，我放弃了八年的理想，放弃了父亲的梦想，我经常翻动一摞厚厚的琴谱，哼唱出那些熟悉的旋律，亦如从前，我的泪顺着琥珀色的木材下滑。拨动松动的琴弦，泣不成声。

在城铁的通道里看见巨大的牌子，上面是一辆在野花丛中奔驰的地铁，在下面印着一句话：开往春天的地铁。我暂停了几秒，狠狠地咬了咬嘴唇，转过身决绝地离开，我用一本书来纪念地铁，我拍了很多地铁的照片，我邂逅了无数乘坐地铁的人，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城市的奢侈品我还能感觉到什么，开往春天的地铁，恐惧前所未有的强烈，明亮的车厢里，每个人戴着洁白的口罩，表情漠然，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我们不再试图感受对方的气息，因为害怕病菌的侵蚀，我们用口罩隔断了惟一的关联，生命是惟一弥足珍贵的东西，我们用尽办法将它狠狠保护，保护。

我不知道是否该憎恨这场非典的来临，它摧毁了我对这个春天所有的憧憬，我以为一个春天的时间足以令我的伤疤逐渐得到平复甚至愈合，春天那么灿烂，有温暖的回忆和美妙的幻想，有一些旋律一些朋友将我包围，只是这场瘟疫的到来让我那么不知所措，每天都会有病情蔓延的消息，曾经以为最安全的城市成了重病区，每天都喝很苦涩的中药，熏呛鼻的苍叶，口罩药材成了这个城市的脱销品，无助、恐慌是我读懂最多的表情，我推掉了所有采访约会，和任何人保持着莫大的距离，没有人知道它结束时会带走